

林相——绿油油的一个词。有点像人的名字,其实,不是。它是一个专业名词,指“森林的外形”。如同文物的“品相”,人的“长相”,神佛的“宝相”。

具体讲,林相首先是指林冠的层次,森林是分为单层林和复层林的。其次是指林木品质和健康状况。林木价值高,生长旺盛,称为林相优良。反之则叫林相不良。

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林相”就是森林的外貌。

大约 10 年前,我到大小兴安岭走走看看。在城市的水泥中泡得久了,一看到满目葱绿的森林,喜不自禁地大呼小叫。哈哈!太养眼了!滴翠啊。

同行的一位老林业技术员皱眉说,林相不好。

我问清了林相的含义,不解,哪里不好呢?我怎么看不出来?

老林业忧心忡忡地说,你看,这边疏于保养,植被稀疏。那边管理粗放,水土流失。这端急功近利,把原本参天的大树伐倒,种的都是经济价值极低的速生林。华北落叶松,根本不适宜这里的气候,为了充数,也被种上了,结果是不成材。你再看那头,光秃秃的一片,如同好好一个人生了痢痢头,盗伐啊!此地山民们流传着一句话,叫作“要想富,去砍树”……

我吃惊,就没没人管吗?老林业说,管不过来。再说,都是国有山林,没人爱惜。乡里乡亲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是防不胜防。

我这才知道,眼前浑然天成的绿,藏着千丝万缕的痛。

宿下,当地一位老人问我,你说北京人呼吸的新鲜空气,有没有俺们大兴安岭人的贡献呢?

我迟疑了一下,大兴安岭和北京隔着

林相优美

毕淑敏

千山万水,要说那地儿的人每喘一口气,都仰仗大兴安岭把新鲜空气输送过去,多少有点牵强吧?我沉默着,没有回答。

老人看出了我的保留,并不着恼,问,怎么说吧?若俺们把这周边林子砍上一半,乡间的空气其实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剩下的氧气和湿气足够俺们自己用了。

我吓了一跳,把大兴安岭砍上一半?那整个中国的生态不是乱套了吗!

老人家说,对喽!就等着你这句话呢!我们不能砍林子,可靠山吃山,你让我们吃什么呢?为了全国生态平衡,我们守着金碗要饭吃。虽说国家每年都给补贴,可那只能活命不能致富啊!末了,他摇摇花白的头发说,照理,我们为北京做了贡献,北京人应该给我们制氧费才对。

老人的眼光炯炯有神,看来这是他苦思冥想很久的逻辑。

我无言。从感情上说,我觉得老人说的没错。但我无法算出了了口鼻喘息,每个人付出多少制氧费才算合适呢?

眼睛享受了无尽的绿色,心中却存下挥之不去的暗灰。是的,人民是森林的主人,所以森林是不能随意砍伐的。但不砍树,让山里的农民如何生存呢?如何与时俱进地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光华?怎样把眼前的收益和千秋万代的福祉结合起来?

今年,我又到林区去了。这一次,林相大不相同。纵使我是外行,也看得出漫山

遍野势不可当的生机。如同有巨掌从九天泼下了闪亮的百色漆:剑拔弩张的绿,饱经沧桑的赭,素缟纯正的白,薄雾欲出的红……镀到樟子松的针叶间,镀到胡桃楸的冠盖上,镀到鱼鳞杉的枝干,镀到暴马丁香的花朵,镀到不知名的草丛中……

林相好啊!同行的又一位老林业抚胸长叹。

几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森林神气活现,让大地满目葱茏?好似有一口仙气,吹醒了慵懒疲惫的山河?

这就是国家全面推进了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了山林的主人。

在东北的一个小山村,一位年过 60 岁的老大爷,站在土地上,为我们朗诵了他亲自创作的一首诗。

“山还是那座山,可那是我的山。这山不再没人管,我是永久的护林员。我栽树种药,这山是我致富的空间……”

这首发自肺腑的诗言简意赅,把历史的沧桑和农民的巨变,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

乡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均山”。

“均山”就是将集体林地使用权公平分配给农户,类似当年的分田到户。农民得到了山林,从此建立起了林业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

均了山,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山林,就有了“山是我的山”的由衷快乐。分山分

林到人,便不再滥砍滥伐,盗木之风也得到了极好的遏制。这就是“这山不再没人管,我是永久的护林员”所描述的太平盛景。山林有了主人,是主人就要当家,便从长计议,充分利用森林资源搞多种经营。农民们形象地说,经过几年奋斗,“绿了山梁子,满了钱袋子”。

在林间空地种植蘑菇,每年收入可达几万元。更有能千人,干脆在林下种起了人参。蘑菇和人参天性不喜光,安静地趴在树下,借茂密的林叶遮阳挡风,自己优哉游哉悄然长个儿。更有那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充足氧气,让蘑菇和人参如虎添翼。这种人参,称为林下参,除了种子是人工播下去的,剩下的就都拜托大自然照料,也算是半野生了。林下参虽然还比不上土生土长的野人参那般名贵,也身价不凡。10 年生左右的林下参,照今年的行情来说,每亩地的转让价格是 10 万元。说起这买人参,还真是个考眼力的活儿。人参并不是一挖出来一棵棵地论株卖,而是趁人参还长在地里的时候,按地块卖。这多少有一点点像买翡翠,你到底能从这块地里挖出多少人参,要看你的经验和运气了。

除了林木不断生长的收益以外,农民们每年从人参培植等方面,每亩地获利 1 万元,效益是从前的几十倍。

真是富国强民的好政策啊!那个困扰了我多年的制氧费问题,也总算有了答案。茂密的森林,不单是地球之肺,为我们输送生命之源的氧气,也是农民生生不息的聚宝盆。在维持生态平衡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农民和森林,得到了善待和发展。人相欢愉,林相优美。

高声加入农民诗人的朗诵。那首小诗的结尾是——“但愿世代相传,永不改变!”

许多年前的一天,我坐在尚还空旷的操场上,等着电影开演。那种无名的欢乐与期待,正和黄昏一起徐徐降临。高处的杨树叶子翻动着,有风,我知道放映的时候,银幕会像帆一样鼓起,女主角漂亮五官会因此有些变形。

我的露天电影院,顶棚缀满星星的灯盏。如果只从带来的快乐方面衡量,没有谁比放映员更像天使。我在每个星期六晚上见到他,他的礼物样样不同。小黑板上提前预告片名,许多人因此提前晚饭时间,为了搬凳子占个好位置。

一辆吉普车径直开到操场外侧,他来了,如同电影中主角的出场,要引起周围某些反应和变化。我们匆匆收了皮筋,围在吉普车旁边。放映员是个年轻战士,有点儿腼腆,因为他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声音轻柔,而且看对方一眼之后就很快低下头去忙手里的活计。不符合男性和军人的双重身份,他的手指少见的白净。他把装着拷贝的扁圆盒搬卸下来,又就地架起放映机。几个前来帮忙的战士在两根水泥电线杆间拉起粗绳,升高银幕。这时候,天,一块湖蓝的旧绸子那样美妙地暗下来。

在放映员灵巧手指的摆弄下,一道光柱诞生了,悬浮于我们的头颅上方。放映员调整镜头高低,对焦距,灰白银幕亮堂起来。这是小孩子最兴奋的时刻。我们争相做出各种手姿,狼,狗,鹤,蛇,鹿……动物剪影栩栩如生地呈现,如果没光影的对比,我永远不会认识到我们的手有多么擅长比喻。直到片头出现闪耀金光的红五星或转动的工农兵塑像,人群才渐渐安静。

小时候,片目有限,每部电影孩子们都看过几遍,所以许多人至今仍可准确背诵它们的名字、情节和主人公。像《野火春风斗古城》、《洪湖赤卫队》、《渡江侦察记》、《烈火中永生》、《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上甘岭》等,我被英雄的无畏震撼:蔑视肉体疼痛,笑对利禄生死,他们信守诺言,永不屈服——英雄就是身上散发神性光辉的人。金环、江姐、韩英……为什么总要安排美而善良的人牺牲。冲天火光,照亮冬子妈慷慨就义的面庞,嘹亮歌声唱彻《映山红》……我无声流淌着滚烫泪水,不是要求什么物品未获满足的委屈,不,和我自己的任何利益无关,它是关于同情、爱和高尚的。我对自己未来的苦难毫无预感,却为虚幻人物泪落如雨——泪行,这一生中的水系,将为我提供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就像黑暗打造出烈焰,苦难打造着,以区分出人群中深藏不露的勇士,他们更早到来的死将被镀上庄严光晕。

放映露天电影时总是难免断片。观众一片起哄声,我们小孩子更是起劲叫喊。放映员在观众们威慑力不大的抗议中工作着,把胶片的药膜面刮掉,露出片基,直至刮出毛茬,用特制胶水将断开或烤化的内容重新衔接。我的台灯罩里,就

镶嵌着废掉的电影胶片,是《杜鹃山》的剧照。闭掉台灯,这些彩色胶片只是一个个发暗的小格子;当内部的光到来,上面的人物马上苏醒,满怀激情地舞蹈、歌唱。电影永远为远逝之物作证,即便由于陈旧,上面刻满雨线般的划痕。

尽管露天放映会受到外力条件的困扰和限制,比如风雨突然来袭,比如蚊虫不懈的叮咬,比如观众会因为被遮挡视线而起争执;但我知道,自己之所以成为一个电影爱好者,起源于童年那些露天中的教育。

如今看影碟更自由便捷,可我格外喜欢影院的庄严与仪式感。银幕无数倍于自己,让我保持在艺术面前应有的低矮。

现在每个周四,只要我在北京,一定会去中国电影资料馆观摩影片,习惯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其间,资料馆经过数次改建和装修,观影条件越来越舒适。座椅落差很大,任何前排的观众都不会遮挡银幕。排间距宽阔,足够高个子自如地伸展双腿。不像小时候的电影院,一路磕绊,连声“对不起”,才能从许多努力别到一侧的膝盖与木板椅背的狭窄间隙中挤过去。也许是某种怀念,我总是选择电影资料馆的最后一排:向上看,吊顶上的筒灯光晕,有若露天中那童年的星

。资料馆放的都是原声片,打字幕。虽然少女时期迷恋过童自荣、刘广宁、邱岳峰的配音,但今天我不能容忍异域的脸说本土的话。我宁愿看字幕,无论法文还是土耳其语。追随时幕会有难度,但穿越两个语言世界,我感觉自己也像一个正在被翻译的词。我在这里看过各种类型的电影,从经典片目到小成本的实验之作;参加过若干电影节——真的是节日,独自而安静,沉浸于节

心的狂欢。电影开始了,两个小时……拧紧体内的弦,钟一样开始走动,感到自己在旋转中轻微晕眩。除了资料馆,我在家和单位附近的影城也办了会员卡。影城里有若干放映厅,片目选择也丰富,加之场次循环,使我无需等待,随时可以从现实中退出,隐身于斑斓光影。电影像随时敞开的梦,在黑暗中提供着持续的安慰;当它结束,甚至不会发出落叶破碎那样轻微的惊扰。

记得看露天电影的那个秋天的晚上,天气突然降温。那时我们还是一群小学生呢,骨骼单薄,甚至搬动椅子都吃力;身体瑟缩在冷风中,我们却都不舍得离去——因为子弹推上枪膛,电影中的战斗即将打响。而多年之后的寒夜,我舒服地坐在宽绰的椅座里,观看一部受到关注的获奖影片。电影结束我走出影院,才发现院子里铺了那么厚的雪。更多更大的雪,从更高的天空飘落下来,我无言驻足,温暖汹涌。

渡江

烈娃

入夜,我站在华灯初上的南京长江边,江中閃閃烁烁的灯火在五线谱似的流水中奏响了“渡江”的华章。仿佛佛枪炮声中有人在呐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这样一支英勇并且光荣的队伍中,有我的父亲母亲。半个多世纪后,母亲还经常说:“当时以为就是执行党的一个临时决定,解放了全中国,我们这些北方来的南下干部就会返回各自的故乡。”但是没有。他们几乎都在被自己解放的城市扎下了根。他们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看似不起眼、实则惊天动地鬼神的阅历,几十年来一直在我心里翻滚。这个让我一碰就要流血的故事始终没有动笔。我怕我贫乏的语言不足以表述这些红色革命者丰富而热烈的内心;我怕我浅显的思想会褻渎了那些纯粹的布尔什维克的伟大;我怕我不够成熟的笔力把握不好如此庞大而崇高的题材……

但我终于还是在新中国诞生 60 周年前夕完成了新作《渡江》,以此祭奠我从延安走向华北又渡江南下并早逝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也以此献给我灾难深重的伟大坚强的母亲和她的同志们。

有评论说《渡江》实际上写的是每个人的一生要渡过的若干条的江河。没错。生活本身就是一条江河,每个人、每种关系和层层叠叠错综复杂的事件,都是难以逾越的鸿沟,都要坚强去面对。在我的父亲母亲当年战斗的那个年代,岂止是一个“渡江”就可以概括他们曾经的辉煌?

我对父辈们的这种辉煌充满敬意,包括他们的困苦和灾难。历史应当记住他们!记住这一切,才不会重复灾难。

曾经在一个高等学府和学子们对话,他们中间有人对“主旋律”作品发出浅薄的讥笑时,我对他们说:“一个没有真正的主旋律

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同理,一个不懂得汲取本民族优秀精华、不尊重历史、不敬重那些为推动历史前进而伤痕累累的前辈,就不能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关于这些,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早有阐述:“每一个时代的人们认识的往往只是概念,因此,他们只会为那些矫揉造作的作品欢呼雀跃。但是这些作品,没几年便失去可欣赏价值……只有从生活中直接汲取材料的才是真正的杰作,才能和自然一样永垂不朽,常葆有原始的感动力。因为这样的作品并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它们是属于整个人类的。”

在我创作的过程中,经常想起我小时候常见到的四野南下的赵伯伯,是个红脸大汉,爱喝酒,极其豪爽,最爱唱的歌就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有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经常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王伯伯;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们像太阳一样温暖着我们这些父亲早逝后靠国家抚恤金养大的孩子。母亲那时在艰难之中,经常去省委组织部求援。当时那位也是南下来的姓赵的老部长不知帮我们解决了多少困难。了不起的母亲尽最大力量保护我们,如今回想起来,竟然没觉得日子窘迫过。母亲啊,我风中的旗帜!

生活和历史是如此丰富的江河,我在这河流中看见和母亲一起南下到湖南的那些美丽的阿姨们,她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这条河中的浪花啊!那位叫肖月华的阿姨,是父亲在延安抗大时的同学,这些天的新闻刚刚在传说着她和当年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出生在德国的奥地利人李德的传奇婚姻……她们先是清脆的笑声歌声变嘶哑,变沧桑,之后一个个老去,逝去。

历经沧桑的母亲还坚强地活着。她老了,

历史沧桑的母亲还坚强地活着。她老了,

的话。轨轮相激的铿锵节奏中,托举着三面红旗的巍峨桥头堡,像一个垂直落下的巨大惊叹号,让人领会什么叫“气吞山河”;桥头堡前,刀痕刚劲的工农兵塑像,凿着“人定胜天”豪言。横空出世的大幅标语、声震云霄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

雷的高音喇叭,合成一台打击乐,盖住了天地自然的和声。

眼前的大桥在跟自然讲和。

桥是一种连接,一种表层与内里的通道。我们老祖宗一直崇尚“感通天地”。相通,岂止是两岸的路?每一座桥墩下,都深藏着无数“感通”的人生故事。